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三十八回 修《綱目》九重下詔 接聖旨錯聽訛言

詞曰：六代瓜分世界，五胡擾亂中原；約模三百有餘年，幾度交鋒屢戰。馬過生靈齏粉，血流河洛腥氈，耳聞猶自不堪言，何況當前眼見！

閒詞按下。

話表安老爺主意已定，同著夫人、小姐欲到樓上，代臨妝看病。小姐未免提心吊膽，渾身抖戰。

忽有家人來報說：「老爺，聖旨下了，請老爺接旨。」安老爺聽得聖旨到了，暗暗沉吟道：「老夫告老還鄉未久，不知聖旨到來有何事故？」只得命人開了正門，擺齊香案；換了冠帶，至大廳前來接旨。此刻夫人、小姐放心不下，都躲在屏風後，竊聽聖旨為著何事，只怕的抄家。老爺在廳上等了一會，並不見動靜。又有人報導：「聖旨已到，在府堂。只因欽差官途中墜馬，跌傷左足，命蘇州知府開讀。請老爺快些去。」安老爺著實心疑，只得命人打轎，趕至府堂而來。談氏老夫人家下隨即命人前去打聽信息按下不言。

只見忽然又來了一位官長，纏宗的大轎，跟著家人而來。你道這位老爺是誰？昔日曾為兵科掌印，姓安名國棟，恰是安國治老爺的本家。到得府堂，專候開讀。柳太爺接著聖旨，站立居中，口稱聖旨已下，跪聽宣讀：

詔曰：據宮保大學士蔡治方條奏纂修《歷朝綱目》一折，查得《綱目》一書，原國家最要。朕自臨御以來，查閱鑒書，自前代由今，未行修輯。該科道御史等官身任監司，並不具奏，伊等殊負朕心，藉圖安享，有慚重任。今大學〔士〕所奏甚明，事誠剴切。著原任兵科掌印安國棟馳驛來京，會同科道九卿速行辦理。欽此（哉）謝恩。

安國棟老爺山呼謝恩。請過聖旨。

柳太爺將二位大人請入私衙，行過賓主禮，獻茶已畢，柳太守言道：「二位大人職列仙曹，且出貴族一門，可謂難得。」又望著安國治道：「但不知大人此來，所為何事：還是關切兵科大人？還是另有見諭？」安國治老爺道：「只因家人報說聖旨下頒，故爾前來。」柳公道：「原來大人錯聽了，只是報事者未曾探得的實。今日可謂幸會！」安國治望著安國棟道：「愚兄本該在此奉陪，只因有些俗事未完，明早候送起程便了。」安國棟道：「既是兄長公冗，可以請回。」柳太爺再三不依，望著二位老爺道：「欽差大人現在公館，況且墜馬傷了左足，卑職已命人備了酒，何不屈二位大人代做半主相陪，不知可否？」二位老爺心下暗想：本欲不去，無奈本府公祖，不好意思，只得坐了。不一時，請到公館前來見過了欽差。隨後柳太爺已到，命人送了抬盒，吩咐擺酒。柳太守道：「卑職今日無非一杯水酒，要求三位大人暢飲一杯。」三人說：「不敢！」言畢，大家坐下。上酒的上酒，上肴的上肴，四人飲至下晚，各人告別回去。次日，安國棟老爺揀選吉日，準備行裝，同欽差大人一同進京不表。

再言安國治老爺別了欽差與柳太守，各自回家。談氏老太太與小姐在家不放心，正欲再叫人打聽，忽見老爺進來，酩酊大醉，除去了冠帶坐下。丫環巡茶已畢，談氏夫人道：「相公，為何如此大醉？但不知聖旨所為何事而來？」安老爺道：「聖旨非為別事，詔的是本家安國棟，纂修《歷朝綱目》。蒙本府太爺留下官陪宴，故此醉了。」談氏夫人先前不明白，故此家下驚慌。聽得老爺所言，方知是家人訛傳，心下歡悅。命人擺下晚膳，老爺又用了幾杯，把臨妝的事竟忘卻了。夫人見他大醉，命人掌燈，送老爺先去安寢。